

世界毒窟

神秘莫测

深入虎穴

惊险曲折

〔法〕邦卡雷尔 著
张孝国 刘爱仪 译

三角行动



I 565.4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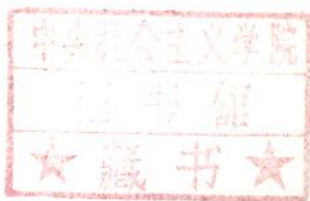
85567



200404883

三角行动

[法]邦卡雷尔 著
张孝国 刘爱仪 译



(桂)新登字03号

三角行动

〔法〕邦卡雷尔 著

张孝国 刘爱仪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23,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0,001—13,200 册

ISBN 7-5407-0414-4/I·318

定价: 5.15 元

译 本 前 言

张孝国

法国巴黎一个16岁的少女偶尔吸毒而猝死，失去掌上明珠的百万富翁发誓报仇，深入金三角，冒险执行美国的“三角行动”计划，当代西方国家禁毒机关与毒品巨枭及其强大组织之间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由此展开——这就是本书所要叙述的故事。

吸毒和毒品走私，相当长时期以来就成为困扰西方各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这一问题或许不甚了解，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众所周知，在东南亚的泰国、老挝和缅甸三国交界处，有一个三角地带。一百多年来，自从英国人把罂粟引植进来以后，这片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的山清水秀、林壑优美的地区就以盛产鸦片而闻名世界，被称作“金三角”。罂粟是两年生草本植物，球形果实未成熟时可割取液汁，凝固后即为鸦片。鸦片可加工成粉末状的海洛因，亦可制成针剂。随着加工工艺技术的进步，目前极为流行的四号海洛因洁白莹润，吗啡的纯度达95%以上，是海洛因的精品，也是力量强劲的毒品。金三角地带气候温润，土肥水足，适宜罂粟生长，这个

地区生产的毒品也就源源不绝地流向西方和其他地区，其产量占世界毒品总产量的70%，金三角也就成为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中产量最大、流毒最广的一个（另两个基地是位于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交界处的金月湾和中南美洲）。

毒品一般包括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印度大麻和美洲大麻），在西方有时又笼统地被称为“麻醉品”。毒品对人体健康和社会构成严重的危害。它会刺激和麻醉人的神经，损害人的肌体。不纯的海洛因会引发其他疾病造成急性死亡，孕妇吸毒则会导致下一代精神病。据说，吸毒者使用（口服、鼻吸或静脉注射）毒品，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精神大振，飘飘欲仙。吸毒极易成瘾，瘾发而得不到满足时，便精神恍惚，全身无力，四肢发颤，鼻涕口水并流，痛苦之状难于言述。因而毒瘾极难戒除。而在西方，毒品价格非常昂贵，一公斤海洛因要50万美元，海洛因，尤其是针剂，价格更高。据法国报刊报导，法国一个“瘾君子”每天要花费800—1000法郎购买毒品。这样大的支出对绝大多数吸毒者来说是不胜负荷的。因此，吸毒就同偷盗、抢劫、卖淫等刑事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国的调查统计显示出，在今天，吸毒是造成刑事犯罪的第一位因素，占五成。几年前西方报纸披露，西德一个少女因吸毒13岁便沦为妓女，这一消息曾经震惊了公众舆论，根据这个少女的供词整理出版的《我们，动物园前的孩子们》，成了风行一时的畅销书。这是吸毒导致堕落犯罪的一个典型例子。近年来艾滋病例的不断发现，更增加了吸毒的危险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瘾君子”们使用的注射器并未经过严格的消毒，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当中有的本身就是同性恋者、娼妓或嫖客，有可能使这种主要通过血液和性关系

传播的可怕疾病蔓延开来。

若干年来，在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毒品走私活动愈来愈猖獗，“瘾君子”有增无减。据报载，目前西欧不少国家的毒瘾者都以十万、数十万计，法国使用海洛因的人数就不下二十万。美国的“瘾君子”数量更是惊人，总数超过两千万，居世界第一位，堪称“吸毒王国”。美国1987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在“美国公民感到头痛的问题”中，吸毒居于首位。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在千万毒品受害者中，青少年首当其冲，占了总数的一半。法国对18岁至25岁的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一年龄组1/6的人使用或曾经使用毒品。实际上开始吸毒的年龄还要推前，14—15岁被认为是“危险的年龄”。这些在中小学读书的孩子，或出于好奇，或模仿大人的行为，起初试吸轻毒品（大麻），不消几次，毒品即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

“瘾君子”队伍的庞大，意味着毒品生意的兴隆。目前，全世界毒品的交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仅美国国内，每年耗费在毒品上的钱就达700亿美元，超过美国十大财团的利润总和。毒品走私的巨额利润，解释了西方国家想要根除吸毒现象何等困难。

《三角行动》对毒品世界和肃毒斗争作了典型概括和艺术的描绘。书中描写的吸毒的危害，毒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毒品组织的强大、残忍和无所不为等，大抵反映了七十年代的现实情况。书中打击毒品巨枭及其组织的“三角行动”，则是真实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写得波澜曲折、跌宕有致，令人不忍释卷。读者还可以在书中观赏到当今西方社会各个层面色彩鲜明的画幅，其中有关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作风的文

字，尤其生动传神。所有这些，都会使我国读者感到兴趣，在阅读中对于西方社会有所了解。

本书作者保尔·邦卡雷尔(1925—1976)是法国当代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法国伞兵部队，担任随军记者，足迹遍及战后法军作战的所有地方。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较晚。他说，他有一次因所乘飞机被击落，侥幸不死而迷失在撒哈拉沙漠，被法国外籍军团救助，从而萌生文学创作冲动。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前三部小说——《血的代价》(1968，获“爱娃—德拉克卢阿”奖)、《勇者必胜》和《残酷的战争》，都是描写军人和战争的。复员后，作家的注意力转向当今社会公众热切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他同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孙女琼·海明威合作，写了一部反映恐怖主义活动的小说《罗兹布德行动》，描绘了危机中的西方文明的形象。接着，邦卡雷尔出版了另一部同样类型的小说：反映石油危机冲击西方社会的《最后通牒》。《三角行动》是其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小说，作为遗著于1978年出版。邦卡雷尔逝世于1976年。

这后三部小说，都是从浩繁纷纭的现实事件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和人物，在广阔而变幻的国际背景下反映公众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使读者倍觉熟悉和亲切，产生共鸣和认同，因而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而本来就曲折生动的故事，经过善于使用“悬念”手法的作者的精心结构，更显得紧张惊险、扣人心弦。这或许是人们把它们列入惊险小说范畴的缘故吧。邦卡雷尔的作品过去还没有中译本。我国读者可以从第一次介绍到我国来的这《三角行动》一书中，了解这位传统写法的惊险小说作家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

目 录

译本前言.....	张孝国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39)
第四章.....	(60)
第五章.....	(93)
第六章.....	(102)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38)
第九章.....	(151)
第十章.....	(184)

2057/17

第十一章.....	(200)
第十二章.....	(213)
第十三章.....	(220)
第十四章.....	(244)
第十五章.....	(264)
第十六章.....	(279)
第十七章.....	(285)
第十八章.....	(299)
第十九章.....	(309)
第二十章.....	(315)

第 一 章

奥斯汀一库珀“S”型轿车推到了第三档，在索尔菲利诺地铁顶上全速飞驰。来到巴克十字路口，桔黄色灯已转为红色，驾车者置之不理，冒着哗哗秋雨并不减速。

时值凌晨4点半，大街上阒无人迹。奥斯汀拐到勒那街，然后向左弯进富尔街。

车灯熄灭了。掌握方向盘的小伙子汗如雨下，精湿的双手在颤抖。

坐在他身旁的人打开车门，晃了晃座椅的靠背。挤在后座的三个姑娘下了车，其中两个人搀住第三个人的胳膊。

那边停着三辆出租汽车。她们拥进排在最后边的那辆蓝色504车。几乎还没有坐稳，其中一个姑娘便向睡眼惺忪的司机说：

“柯山医院。快，我们的朋友刚刚得病啦。”

司机启动了汽车。他发现后面一百米外跟随着一辆奥斯汀小车。

到了圣雅克区的时候他才问道：

“你们知道送她到哪个科吗？”

“急救科。我们已经通知了她的父母亲，他们应该同我们

会面。他们可能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司机开进医院大门，答话的人把一张100法郎的纸币塞在他手里。

“喏！请照看一下，我去看看贝娅特丽丝的父母亲在不在那里。”

她和她的同伴不慌不忙地离车而去。贝娅特丽丝始终有气无力地躺在后座上。

司机望见两个姑娘上了奥斯汀，奥斯汀连车灯都不开就开足马力一溜烟而去。司机知道落入圈套了。

“这乌七八糟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待室值夜的人嘟嘟囔囔地说。

“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可是应该把这个看急诊的小妞送进去，然后，别的事就归你管啦。”

“来吧。你沿着蓝色箭头去急诊室，我去通知他们。”

尽管被紧急唤醒的住院医师迅速全力抢救，贝娅特丽丝仍然在6时32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医院院长8点到来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只是证实因冠状动脉栓塞死亡了。

“通知警察局了吗，维日埃？”

“没有，先生，在等您呢。”

“知道她的身份吗？”

“知道，先生。她的提包里有证件：刚刚16岁。”

“那辆出租车呢？”

“司机在接待室留了地址。他答应上午晚些时候向警察局报案。是我把他打发走的。他简直害怕得不得了。是个诚实的人……”

“维日埃，向警察分局报告，把您知道的所有细节全都说清。报告中留下10%的自愿吸毒致死的可能性。”

“10%？您可真慷慨，先生！”

“要谨慎，维日埃。”

第十四区警察分局首席专员向司法警察总部发出通报，后者又转报“反吸毒与卖淫大队”。

9点差几分，布瓦叶专员亲自主持调查。他向在圣奥诺莱区的总监察作了报告，然后考虑，是派一个监察员去通知死者亲属呢，还是亲自走一趟。

一个警卫人员把那个可怜女孩的手提包和衣服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这是他要求送来的。

他迅速检视了所有物件，小心翼翼地把它摆在一个金属柜里。当他正要仔细审视印有海尔梅斯^①头像商标的红皮包的时候，电话铃声打断了他。

“专员先生，老板要同您说话。您用四号机吗？”

“当然，谢谢。”

“布瓦叶吗？我是嘉尔！是您在搞塞利尼昂案子吗？”

“您说的是柯山医院的那个小妞吗？是的，监察先生，他们刚刚把她的情况告诉了我。”

“确实是贝娅特丽丝·塞利尼昂吗？”

“等等，我查查她的身份证，就在我跟前。千真万确，贝娅特丽丝·塞利尼昂，1959年9月3日生于阿尔及尔，住在维济奈—伊贝湖—箭庄。”

① 海尔梅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职掌商业、畜牧、道路、体操和辩论。

“真倒霉！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最好查实一下，是否真是弗朗索瓦·塞利尼昂同原姓布维埃—肖维尼的太太生的女儿……然后，尽快进行家访。”

“明白，监察先生。我就去，然后在汽车上用电话报告查实的情况。您不希望同我一起去吗？我承认，卷进这种尴尬的境地确实叫我有不寒而栗……因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个家族，除了将军，还有好几位议员哩。”

“还要加上一位国家参事，一个红衣主教或者主教，或者别的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且不说还有五、六个国际工业巨头……弗朗索瓦·塞利尼昂，这个大名鼎鼎的上校，想必您已经听说过吧？”

“那当然。不过……我没有联想那么多。我相信他会冷静对待的。”

“或许如此。但我可不认为，他的独生女儿因为血管里的海洛因而死亡，这个噩耗会使他开心。不过我还是建议您首先考虑同他见面。他建立了一系列的航空部件厂，主厂位于圣日耳曼—昂莱，他可能待在那里。向他作出保证，他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见他。我偶尔也会去找他。答应他，在他提出要求以前，这个案子将会慎重对待。”

弗朗索瓦·塞利尼昂喜欢夜雨未霁的林苑气味。他用力蹬着车。这辆新自行车使他心满意足。这是他叫人在自己工厂里制造出来的，它比以前用的荷兰产自行车更合他那魁伟的身材和体重。

他不无遗憾地离开圣日耳曼林苑小径，踏上挨着他的工厂围墙的林间小路。

最后一批工人在标记上班时问。塞利尼昂蹬得更快了，他不喜欢最后一个到厂。

在主楼，即管理大楼周围，二十来辆轿车整齐地排成一行，只有中间位置空着。墙上有一块金属牌子，上面写着，“弗朗索瓦·塞利尼昂总经理”。这个空位在他的两个助理工程师的DS21轿车之间，是他每天早上支放自行车的地方。

起初，在十年前，这桩怪事令人不胜惊讶，继而又让人觉得好玩……可现在却是谁也不去理会了。

塞利尼昂对所有四个电梯不屑一顾。他走楼梯，两级两级地攀登。

一声汽笛长鸣宣告了工作开始。

塞利尼昂在四个楼梯平台上礼貌地回答擦肩而过的职员“您好，先生”的问候。

他意识到——但他没有流露出来——每逢星期一，他遇到的目光便更为专注。人们竭力从他脸上发现15人橄榄球比赛的战绩。他作为圣日耳曼元老队的主力右边锋，每星期天都要参加角逐。到今年5月底，弗朗索瓦就要满50岁了。

他喜欢宽敞：他的办公室虽然简朴，却可以当网球场用。他打开中央玻璃窗，目光在林苑树木上空逡巡了好一阵。然后走到自己的座椅，撕开放在他钢面大写字台上的专业报刊封皮。在10点钟之前没有人会来打搅他，这是历来不成文的规定。

一种专业杂志把两个版面献给他，祝贺他最近升迁“荣誉第三级勋位”，标题是：“尖端工业战线上的自由法国伞兵特遣队员。弗朗索瓦·塞利尼昂的生活道路堪为楷模”。

他在照片上只瞟了一眼便明白，他现在浏览的这一连串

歌功颂德的言辞，出自他的妻子法郎丝—玛丽的授意。她自然曾经谨慎地预先向他透露过。喜欢披露家系和触及他的私生活的又一次表现深深刺痛了他。除了像以往一样对他出身寒微这一点外，全部和盘托出：

15岁虚报年龄投效在伦敦的戴高乐……自由法国最年轻的战士……以准尉衔调入自由法国伞兵部队……利比亚战役……1944年在圣米歇尔空降……印度支那、东京①……法国部队最年轻的上尉……最年轻的营长……率领归附的苗人突击队，在田野生活历时四载……阿尔及利亚最年轻的中校……与参谋长布维埃—肖维尼将军最小的千金结为伉俪……

文章大谈特谈他如何忠于戴高乐，长篇大论地炫耀他妻子的显赫家系：担任国家参事的堂兄弟、参议员、外科医生、红衣主教（按塞利尼昂的简洁说法是：1/3的老糊涂，1/3的窝囊废，1/3的阔佬）。

他等着特殊的荣誉；他没有失望。文章在结论中暗示：塞利尼昂的工厂是舒奈钢铁财团的组成部分。而事实上，他欠他的连襟让—诺埃尔·舒奈的债款，六年前已经还清了最后一个生丁。那些债款是他在创业之初用以建立几乎只是手工作坊一类东西的。

弗朗索瓦疲乏地随手把杂志扔进了纸篓。他在对讲机的许多键钮中按下了其中一个。

“菲利普。”

① 这里的东京指越南北部城市。下同。

“是我。”

“我等你来。”

“知道了。”

菲利普·肖韦洛没有敲门就进来了。

“你读了这些连篇累牍的蠢话吗？”塞利尼昂问道。

“读过了，我估计到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因此把我那份归档保存。我知道你那一份的命运会是怎样。”

塞利尼昂开始在房间里大步走动，习惯地用右手掌心拍拍脑门。

“可我这个脑袋瓜是怎么搞的，娶了这么一个蠢女人？”塞利尼昂嘟哝着说。

“弗朗索瓦，已经17年了啊！”

“倒霉的时间是16年又11月15天。”

“1959年，你离开了你的角色。卓著的战功为你打开了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的大门：征服新的权力……你掉进了陷阱。那么，送你一句金玉良言：离婚。有好处就必有烦恼嘛。”

“不要陷我于不义。你很清楚，我压根儿没有分手或离婚的念头。”

“比起舒奈来……”

“他是这个乌七八糟的家族中唯一有头脑的人，是这个家族成员中唯一有人性的人。十多年来他同我一样遭罪。法朗丝—安娜比她的妹妹更加讨嫌……不，不是更加，是一模一样……但是，她还长得丑陋。”

“不要怨气冲天了，若不是结了这门亲，你还会同我一起在那支秘密军队里闯荡，或许我们俩今天都成流浪汉了呢。”

“你是不是还要我给你炒冷饭说：‘不，我完全不懊悔’呀……”

“弗朗索瓦！我们不要说下去了。你知道，今天晚上你要去格勒诺布尔，飞机17点在图絮等你，气象情况良好。现在，‘我可以走了吗，塞利尼昂上校？’我有好多事情要检查一下。”

“去吧，请原谅我‘说话没有分寸’，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在眼前出出闷气。”

“去骂法朗丝—玛丽呀！”

“荒唐。正中她的下怀，她正好顶着干。她喜欢吵架。”

对讲机兹兹作响。他们不约而同地看看表：不到10点。

“对不起，先生，可是布瓦叶专员在客厅，他要求立刻见您。”

“叫他上来吧，”塞利尼昂回答说，撇撇嘴表示惊讶。

“你骑车超速了？”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如果他惹我心烦，会有他的好看！你认识他吗？”

“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

专员一出现，弗朗索瓦·塞利尼昂立刻就从他的神态中明白了来访非同一般，必有重大原因。

警察脸色苍白，徒劳地极力掩饰着窘态，好不容易说了几句寒暄的话，说明了他的姓名和专员身份。

塞利尼昂请他坐在一张椅子上，自己在写字台角上换着他坐下。

“我想，我的造访大概使您感到奇怪吧，”专员噙着说。